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  
第三十一回 官媒婆鎖拿強氏 用非刑復審定罪

詩曰：縲紲之中實可憐，身軀碎骨負九泉。  
追想昔日貪歡事，彷彿依稀在目前。

話說包公吩咐黃癩子之後，當堂即標硃簽，差皂快立拿孫強氏、小繼，當堂回話。差人拿了硃簽，直奔清風閣前來。

再講強氏大娘，那一天正在家中與小繼取樂，小繼說：「奶奶，我連日肉戰心驚，神魂不安。奶奶，我聞得新到了一位清官，姓包，單名拯，清如水，明如鏡，狠的利害非常！我聽見斷了多少無頭官司，未見未聞。又聽見斷風斷虎，如今我們的仇人又發了財了。我想，奶奶，你我做的這件事不是玩的。奶奶呀，我想終有些不妙！」奶奶說：「小繼，你莫要怕，有我！你我攀著賴他一陣，若是不礙事，你我就太平了。恐是皮五癩子他要是告了我們，我教道你的話，你不要忘卻了。你準備兩條腿，我預備十個指頭，只是莫要招出逼勒死了大理的，只說他是瘋死了的就是。孝子，我也不怕他。就說他在家不端，跟人走了，不知去向。」

不講他二人在家之言，再講二公差商議說：「孫小繼，我一人可以下手拿他，不怕他飛到天上！強氏，我們僱他一個官媒頭去，就叫他先進去，我們再進去，如何？」二人商議：「很好！」他二人一直到了官媒婆家，將此話告訴他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官媒婆答應，隨即收拾收拾，跟了差人前去。

二差人叫了地方保正，引了住處。

再講強氏望大爺說：「我今日眼睛跳，身子坐不安穩，莫不是昨日夜裡與你乾的事功夫大了些？涼了罷？」他已死在頭上，還說這些開心的話。大爺說：「我今日也是如此！」正講話說的，迎面屋上白頸脖老鴉連叫三聲，忽聽得大門響，大爺問：「是那個？」外面官媒婆答應了一聲說：「是我。」大爺把門一開，看見了一位奶奶，大爺問：「你是那一塊來的？」

他說：「我同奶奶說句話的。」他一頭說，一頭走到了天井。

進來一眼看見奶奶濃妝豔服，坐在塊吃煙。

再言大爺看見官媒婆進去，他是欲關門，外面又來了二人。

看見了大爺，拱拱手說：「尊駕姓孫，大號叫小繼，可是尊駕？」孫大爺就如鬼使神差說：「在下叫孫小繼。二位有何話說？」

二位公差說：「奉本主差遣，說請孫小繼當堂回話！」這邊一個說著話，那邊一個取鐵繩將孫大爺頸脖一套。孫小繼說：「二位胡說！我上不該官糧，下不該私債，如何將我鎖起？」

二公差說：「孫大爺，你不信，現在太爺硃簽在此！」

他二人正同大爺言語，再講裡面奶奶。奶奶說：「姓甚名誰？」官媒婆說：「我奉本主太爺示，叫我等前來奉請！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將奶奶用鐵索鎖祝奶奶說：「反了！好好的人，又不犯法，如何敢將人鎖起來，有何憑據？」不妨他二人正在塊言三語四，二公差將太爺硃簽遞將過去與奶奶看，只見簽上寫道：

本縣正堂示硃簽，立拿犯綱滅倫重犯孫小繼、謀害親夫重犯孫強氏當堂回話，速速。

二公與他們看過，收起硃簽，又詐了他們幾兩銀子，遂將他二人帶出，將房子倒上了天龍。把坊上喊了前來，說：「代他家照應照應！此事是我們太爺的要犯，切不可大意，將他家房屋遭汰，小心！」奶奶又央差人叫了定遠縣的轎子與奶奶坐，二公差將孫小繼帶至署前，奶奶自有官媒押祝二公差等太爺升堂。不刻工夫，包公升堂。差人將孫小繼、強氏帶到了，回稟過了，太爺吩咐：「將二犯帶進儀門外！」差人喊了一聲：「犯人告進！」差人將犯人帶至丹墀，包公坐上一聲呼喝，說：「孫小繼，你可知罪麼？」小繼說：「太爺在上。小的不知！」

望太爺明示。」包公說：「有人告了你了，你還不知麼？」包公吩咐速往皮五爺家送信，請來聽審。不一刻工夫，五爺、五奶奶前來聽審，還有張老太一並前來。再講包公問：「小繼，你為何將你義父弄死了？如今屍首在於何處？快快招來，免受刑法！」小繼說：「太爺，小人並不曾將義父弄死，是他自己於六月初五日偶得瘋症投河自死，於小的無干！」包公說：「好利害嘴！」吩咐掌嘴，小繼仍然無供。包公把驚堂一拍：「你這該萬死的奴才，滿口支吾，並不口供！」包公吩咐取了簽子，又打了四十大板，小繼仍然無供。吩咐帶至一邊，將孫強氏帶上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